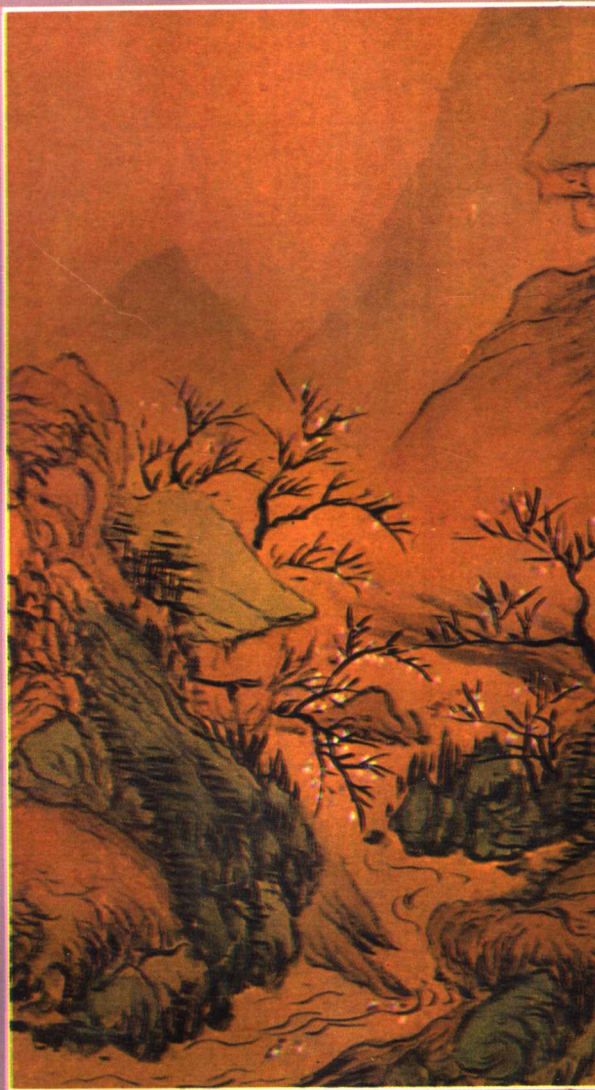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诗文精品系列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



MING LIUSHIJIA
XIAOPINWEN JINGPIN

中国



901703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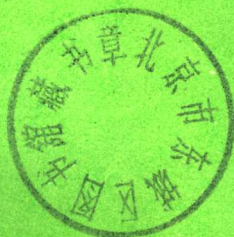
系列

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

MING LIUSHIJIA XIAOPINWEN JINGPIN

夏咸淳

I264
1031



I264
1031

07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RBH 61/13

责任编辑 陈如江

封面设计 柯国富

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

夏咸淳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诸暨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 75 插页 2 字数 390000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01—11000

ISBN 7-80515 840-1/I·94

定价:17.50 元

前 言

—

“小品”一词原是佛家用语，相对“大品”而言。所谓大品，指整部的佛经；所谓小品，指节略本佛经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“殷中军读小品”句下，刘孝标注云：“释氏《辨空经》有详者焉，有略者焉，详者为大品，略者为小品。”明代中叶以后，始以小品借指短隼的文艺性散文，一时以“小品”命名的文选纷纷问世，如《苏长公小品》、《涌幢小品》、《鸾啸小品》、《闲情小品》、《晚香堂小品》、《冰雪文小品》、《古今小品》、《皇明十六家小品》等等，这情形在以前未曾出现过。晚明是小品文的极盛时期，这时的散文充分体现小品短而隼、小而奇的特点，凌启康譬之为“盆山蕴秀，寸草函奇”（《刻苏长公小品序》）。当然，小品文作为散文的一种体式，早在明代以前就出现了。

小品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。魏晋以还，蔑视礼教，崇尚通脱的风气，促进了小品文的滋长，《世说新语》与《水经注》便是两部突出的小品文荟集。前者记晋人风度，短简片语，神情毕具；后者叙江河原委，清丽秀逸，饶有诗意。这两部奇书对后世小品文创作影响极大，尤其受到明代文士的嗜爱。胡应麟称赞《世说新语》是“古今绝唱”（《少室山房类稿·读世说新语》），邢侗指出，“盖自隆、万以来，而《世说新语》大行东南天地间，若发中郎之帐，而斫淮南之枕，口不沾不得中微谈，士不授不得称名天下也”（《来禽馆集·刻世说新语钞引》）。明人也很看重《水经注》的文学价值，锺惺说作者描写山川时，并将“自己性情写出”，“手

口间有一段低回恋赏之态”(见《古文披金》引)。张岱说:“古人记山水手,太上郢道元,其次柳宗元,近时则袁中郎。”(《琅嬛文集·跋寓山注》)魏晋六朝时期,艺术散文已从昔人学术著作中分化出来,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,小品文也破土而出,长势喜人。但其时盛行骈体文,讲究对偶声律,信手写来的散体小品数量不多,体裁题材也比较狭隘。

唐宋两代,经过两次古文运动,扫荡了六朝以来靡丽的骈文,确立起散文的主体地位。这期间古文蓬勃兴盛,出现了韩、柳、欧、苏诸文章宗匠,小品文也较以前发达。韩、柳之辈不但制作雄丽典雅的大块文章,也间作清隽闲适的小品。韩愈的一些赠序,以诗为文,情致深婉,含不尽烟波。他的一些长文,如《进学解》、《毛颖传》等,诙谐戏谑,也具小品笔致。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,搜奇抉幽,寄托斥逐孤愤之情,遂成山水小记之绝唱。晚唐末世,社会动荡黑暗,讽刺小品应运而生,皮日休、陆龟蒙、罗隐诸家,乃是勇敢的批判家,出色的散文家。宋代散文宗师欧阳修为文委婉纡余,声情并茂,其脍炙人口者多为小品。唐宋两代最大的小品家当推苏轼。他性格豁达洒脱,文如行云流水。他创作的小品很多,不论是书简、游记、题跋,还是序、引、传、赋、铭、赞,各种体裁,均有妙品。明人特别是晚明文士,对东坡其人其作推崇备至。刘士鏐说:“千古文人,惟南华老仙、太史公、苏长公,字字挟飞鸣之声。”(《古今文致》卷四)陈继儒认为,在东坡集中最具文学价值的就是小品文,“如欲选长公之集,宜拈其短而隽者置前,其论策、封事多至数万言,为经生所恒习者稍后之”(《陈眉公全集·苏长公小品序》)。两宋又盛行笔记文学,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、沈括《梦溪笔谈》、洪迈《夷坚志》、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、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、吴自牧《梦粱录》、周密《武林旧事》等等,或谈知识,或论理道,或稽故实,或述奇闻,或考风俗,行文质朴自然,生动有趣,实为小品之渊薮,艺林之奇葩。唐宋两代小品,变骈

体为散体，形式更加自由，题材、体裁扩大了，名家辈出，佳作纷呈。到这时，小品文已成郁郁茂林了，但较之雄踞文坛的正宗古文，其地位与声势还显得相当微弱。

二

明代文章多变，而其突出成就在于小品文的空前繁荣。黄宗羲认为明代散文出现过三次盛况，“莫盛于国初，再盛于嘉靖，三盛于崇祯”（《南雷文定·明文案序》），而独不提万历，而这时恰恰是小品文极盛阶段。他所说的“文”，指的是正宗古文，而不是小品散文，小品文在他看来是小道，不登大雅之堂。还有比黄宗羲持论更偏激的论者，以为万历以来文章非常“俗陋”，毫不足观，一笔抹煞小品文的辉煌成就。要公允地评价明代散文，必须破除这种保守的传统观念。

元明鼎革时期，涌现了一大批能文之士，史称“风流标映，不可指数，盖蔚然称盛矣”（《明史·文苑传》）。宋濂、刘基、方孝孺是其巨擘，他如王祿、高启、胡翰、贝琼、孙作、王行、苏伯衡、徐一夔、乌斯道等，皆以善文著称于时。这些作者生于元末动乱之际，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，深厚的学识根底，发为文章，质直雄浑，苍凉慷慨，多为刺时喻世之作。其创作以“养气”、“载道”为准绳，以唐宋古文为轨范，但除了载道言理的文字外，也有不少清新活泼的小品文。宋濂的一些题跋、小记、寓言，状物生动，含蓄而有深致。其人物传记，绘声绘色，毛发都动，颇具太史公笔法。刘基是秦汉以后少有的寓言家，其《郁离子》托古喻今，困丽诡奇。小记如《松风阁记》、《活水源记》，笔墨极细微，体物有声有色，而意味深长。方孝孺之文，多学苏轼，长于政论，小品文也斐然可观。

从永乐至天顺，平和柔弱的“台阁体”统治文坛长达半个多世纪，文艺颇显衰飒。其时馆阁廊庙重臣，如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

金幼孜、黄淮、解缙等人，长期执操政权文柄，为文多效欧阳修的平易纡余，而缺乏真情实感，粉饰太平、应酬赠答的文字很多，雍容典雅有余，刚健清新不足。唯杨士奇的写景言情之作尚有可取之处，能得欧文澹宕婉曲的风神。成化间入阁的李东阳，是继杨士奇以后最负文名的一位重臣，他的随笔小品如《医戒》、《食戒》诸篇，记叙日常生活琐事，说明一些大道理，叙事曲折，娓娓动人。

当冗弱的台阁体风靡天下时，吴门处士沈周的小品散文，别有一种清逸之气。他以绘事见重于时，诗作亦佳，文章传世极少，却能自写性情，随兴而发，意境清远。沈周白云：“画本予漫兴，文亦漫兴。”（《沈石田诗文钞·跋杨君谦所题拙画》）“漫兴”正是石田艺术的一大特色，也正是他的小品文的独特风格。《听蕉记》仅百余字，写蕉与雨、动与静、声与耳的关系，玄理偶得，妙趣天成，蕉雨相击之声，琅琅如在耳际。《记雪月之观》描写月光与积雪争辉，清波与树影相混的幽景，抒发神游八极的情怀，“神与物游，人观两奇”，意境清深空灵，沁人心脾。像这一类描写刹那间的心态与感悟，丝毫不粘滞于理念的散文，在当时真如寒梅数枝，难得经见。稍后的唐寅、祝允明、文徵明等吴门书画名家，都曾游于沈周之门，所作文章也不乏情采溢发的小品。允明以不羁之才，雄迈之气，揅藻摘文，思如泉涌，想象丰富，奔放如长江之涛，灵奇似滴水之峰。从吴门诸家的书画诗文中，已透露出晚明新文艺的曦微之光。

三

明代中叶，以弘治、正德为转捩点，学风文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突出主体精神的阳明心学逐渐取代了支离烦琐的程朱理学，标榜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的李梦阳、何景明等前七子扫荡了肤廓靡弱的台阁体文风。这是明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两大变革，具有

深远的历史意义，前者以良知之说以开启蒙思潮，后者以复古之论以扇重文风气。降及嘉靖，王世贞、李攀龙等后七子，踵武李、何，继续大力提倡秦汉古文和盛唐诗歌，而王慎中，唐顺之、归有光、茅坤诸人，则师法唐宋八家。这一时期，诗人文家纷纷涌现，南北竞响，百花争奇，文风之盛逾于明初。此种盛况的出现，含有多因素，而李、何诸子振衰起弊之功是必须肯定的。李开先说：“回积衰，脱俗套，则其首功也。”（《李开先集·李崧嗣传》）王穉登说：“力挽七朝之废，身济百年之弱。”（《王百谷集·与方子服论诗书》）就连那些激烈反对模拟复古的人们，也没有否定李、何转变风气的作用。李贽曾盛称李梦阳是“命世雄才”，“首为古文辞，变宋元之习”，“而后学者有所准，彬彬郁郁，蔑以尚矣”（《续藏书·文学名臣传》）。李、何、王、李等人的缺点在于，把继承与借鉴当作刻板的模仿，以至酿成一种模拟剽窃的风气。

李梦阳才思雄鸷，其文奥丽险怪，读者如跋涉崎岖深险的山径，于荆棘榛莽、削壁怪石之中，时见奇花异草。李梦阳的创作偏离了正宗古文的路子，故被王慎中、茅坤等讥为“草莽”。晚明小品家中险怪一派，还有竟陵派鍾、谭等人，都受李梦阳影响，唯后来者更加精致罢了，而梦阳则是始作俑者。何景明较李梦阳更注重融化，“不仿形迹”，风格严整精警，《何子》十二篇是其代表作。王世贞博学多才，精通史学，《史论》二十篇，识见卓犖，笔势夭矫，警拔而流动，但不少文章存在驳杂堆砌的毛病，至晚年渐趋平淡。李攀龙模古习气最重，其文艰深晦涩，佶曲聱牙，难以卒读，唯有短简小札慷慨多气，音调凄爽，如古之悲歌。前后七子除李、何、王、李之外，其他诸子也各有可诵之作，尤其是宗臣的《报刘一丈书》，揭露了相门行贿受贿的黑幕，描绘个中人丑恶嘴脸维妙维肖，富有戏剧性，是讽刺小品中的绝佳之作。

在唐宋派文家中，王慎中与茅坤的文学思想比较保守，强调恪守理道，原本六经，于唐宋八家特别推崇道学气味最重的曾巩，

以为其书“并天地无穷而与之俱久”(《遵岩文集·曾南丰文粹序》)。但王、茅二人在创作实践上，倒也不是字模句拟，而能“得其神理，随吾所之”(《茅鹿门集·复王旻谷乞文书》)。其缺点是过分讲究开合、抑扬、擒纵、起结一套作法，“比拟间架，掉弄机锋”，好玩弄笔墨，显得很不自在。这也是古文家的通病。唐顺之论学“以天机为宗”，圆活洒脱为归，论文重本色，主识见，其文“从广大胸中随地流出，无意为文，而文自重”(《明儒学案·襄文唐荆川先生顺之》)，要比掉文弄笔的王、茅之流高出一头。尤其是他的尺牍，信手拈来，说的是家常话，幽默俏皮，在正宗古文中是少见的。在唐宋派诸家中，归有光的成就最高。他的代表作多写夫妻、父子、朋友、主仆之间情谊，悼亡之作如《项脊轩志》、《先妣事略》、《思子亭记》、《寒花葬志》等，在平淡朴素的叙述中饱含酸楚的泪水。而以悲剧最为感人，“巧于叙悲，自是震川独造之处”(林纾《震川集选序》)。

明代中叶后期，即嘉靖、隆庆之际，一股新的文学思潮渐渐兴起。那勇敢的弄潮儿，便是晚明新文学的先驱——徐渭。他一生坎坷，命途多舛，厌恶礼法束缚，具有叛逆性格。在创作上，不主秦汉，不宗唐宋，崇尚本色与自然，反对如“鸟学人言”、老姬涂脂抹粉的造作。他的散文虽然不免有些芜杂而未至于精纯，但都发自肺腑，是自己人格的真实写照，即使如寿序、赠序、墓志铭这类容易流于枯板的文体，也写得颇有情趣。以后的新派作家莫不对文长钦佩之至，袁宏道初见其文集，不禁拍案叫绝，惊呼：“有明一人！”徐渭的出现，预示着一个散文创作的新时代、小品文的繁荣期即将来临。

四

万历以迄明亡，约七十年，史称晚明。这是小品文的全盛时期，作家之多，流派之繁，风格之异，空前绝后。这是一个散文

创作大解放、大发展、大丰收的时代，而小品则是最能显示其时代特色的一种文体，晚明小品亦如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一样，成为一代文学成就的标志。晚明小品的繁盛，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，人的觉醒，个性的解放，以及中国散文发展的内在逻辑，有着密切关系，而新的社会思潮和文艺观念则给小品文注入了新的精神，新的格调。正如晚明小品名家陈继儒所说：“芽甲一新，精采八面，有法外法，味外味，韵外韵，典丽新声，络绎奔会，似亦隆、万以来气候秀擢之一会也。”（《陈眉公全集·文娱序》）他明确指出，晚明小品是有别于正宗古文的“新声”，而这种新声的得以繁盛，是由于隆庆、万历以来社会“气候”的影响。晚明小品“新”在哪里？它与传统的正宗古文有何区别？大致有以下几点：一、它背离了“根极理道”、“原本六经”的创作原则，要求“独抒性灵”，充分表现“童心”、个性；二、它是一种美文，强调发挥“娱人耳目，怡人性情”（郑超宗《文娱自序》）的审美功能，提出“奇”、“艳”、“韵”、“致”等一系列审美要求；三、它小而真，短而秀，通俗易懂、活泼自由，绝弃“聱牙之语”、“艰深之辞”、冗长拘板之作。这些特点体现了新时代的审美要求，近乎市民阶层的艺术口味。

七十年繁花似锦的小品文园地，作者们各显风骚，竞相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能，创作出风格各异的作品。其间先后出现过公安与竟陵两大流派，其风广被文苑，但众多的作者又不是这两大流派所能范围的。公安、竟陵两派有联系，也有区别。即使同属一派的作者，其创作也非出于同一模式，三袁兄弟才性各异，鍾、谭挚友格调有别。这样就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奇观，七十年间不断涌现出新人新作，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长盛不衰。

在晚明小品发展历程中，初由徐渭发其端绪，至李贽、屠隆、汤显祖等，途径大大拓展。李贽是晚明新文学的重要奠基人，他反对封建名教和宋儒理学的战斗精神，要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

的民主思想，以及高扬“童心”说、“化工”说的美学观点，对晚明文学家的思想与创作影响极其深广。他的杂文也很出色，不争一字一句之奇，不求雕琢刻镂之工，嘻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，直吐胸中块垒，毕露笔中机锋。屠隆为人放诞，为文恣肆，下笔动辄千言，或伤于繁芜。大戏剧家汤显祖，以“四梦”名天下，文章也属大手笔，识高而思奇，情深而趣永，潇洒中见嶙峋之象，藻丽中显遒劲之骨。李贽的贡献主要在思想学术，汤显祖的贡献主要在戏曲传奇，屠隆游于王世贞之门，尚未尽脱复古模拟习气。所以，他们的小品散文还有些粗糙驳杂，未至于精纯。迨至公安三袁崛起，毕力从事诗文创制，小品文乃臻于珠圆玉润、清真精美。

公安派主将袁宏道是晚明新文学的一面旗帜，小品文的杰出作家。他热烈鼓吹新文艺，奋力扫除模拟剽窃之风。他天才俊发，人称“中郎文章言语俱妙天下”。他的小品“俱从灵源中流出”，“字字鲜活，语语生动”，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清新灵秀之气，游记、尺牍多有佳作。他是明代后期的一位文章妙手，足可与唐宋八家并驾齐驱。宏道之兄宗道，荣获会试第一，任翰林院编修，然而性安恬适，每怀归山之志，其文也恬淡平易。宏道之弟中道，屡困科场，又遭二兄之丧，忧生伤感，情见乎辞，文有奇崛之气，新颖之思，飘逸之韵。公安派另一中坚人物江盈科，与三袁友善，是宏道的战友。他善文能诗，文尤清丽圆妙，又擅作寓言，其作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，直刺时事，浅易朗畅，谐趣横生。

天启间，竟陵派异军突起，其首领钟惺与谭元春继承公安派的革新精神，并以矫正公安派末流的草率肤浅为己任，提倡深厚坚实、含蓄蕴藉，讲究剪裁锤炼。钟惺之文，重学识，讲法度，锤字煅句，煞费苦心，而能出之以平淡，又有宛转曲折之致。元春之文，善用绚丽奇峭的笔墨，描绘冷艳之景，抒发逸士的高怀，表现清幽的意境。刘侗与于奕正合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，是竟陵派的一部力作，展现了十七世纪北京的名胜和风俗，善用短句迭字，

尖颖奇峭，写景简而细致，有幽美的意境。锺、谭二人思想不像袁宏道那么激进，创作上有向传统复归的迹象，注意克服公安的浅率，却未容纳它的畅达，一味追求“幽深孤峭”，便产生僻狭生涩的流弊。

明清易代之际，小品创作已入尾声，张岱之作却大放光彩。这位贵胄之裔，布衣之士，深受晚明新思潮新文学的浸溉，饱经国破家亡的忧患。他学问博洽，多才多艺，除了汲取公安、竟陵的成果外，又博取众长。他的小品多描绘市井风情，充满世俗情调，也记山川名胜，艺人寒士。他善于将创作中的诸多矛盾因素，如继承与创新，人工与天成，凝练与洒脱，晓畅与深奥，高雅与通俗，等等，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，能在短小的篇幅中做出绝妙文章，所谓“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里煮山川”。唯有大手笔方能达到这种境界，所以王雨谦称张岱是“文中乌获，后来斗杓”。

这七十年中，小品作手如云，难以悉举。其名家皆有独造之处，如王士性、徐弘祖、王思任的游记，董其昌、李日华、李流芳的题跋，王穉登、黄汝亨的书牋，朱国祯、谢肇淛的杂记，乃至陶望龄之淡逸，潘之恒之奇艳，陈继儒之温雅，祁彪佳之整丽……，皆各极其致，竞放异彩。须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被称为“古今游记之最”的地理巨著《徐霞客游记》，描述山川景物跃跃欲动，正如清人奚又溥所说：“其状山也，峰峦起伏，隐跃毫端；其状水也，源流曲折，轩腾纸上。”（《徐霞客游记序》）笔墨之中，时时流露作者的性情。此书与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并为山水文学的两座高峰。

明代后期是小说、戏曲繁荣的时代，也是散文发生新变，产生众多高手妙作，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。谁说明代文章无大家，万历以来文章不足观？丢掉以正宗古文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文章的传统批评方法，这样就不难发现文章巨子、千古奇文了。

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，新思潮的退落，小品创作也渐渐衰弱

了。于是因袭旧传统的桐城派古文长期统治文坛，自雍、乾之世以迄清亡。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兴起后，晚明小品的价值重新被发现，以后又遭贬抑。如今时代不同了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可以预料，小品文这一活泼自由、富有生命力的文体，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现代读者的喜爱。新型的小品散文也将接受时代新潮的洗礼，在继承古代小品和“五四”以来的现代小品基础上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。

此书选明代六十家二百余篇小品散文，多为三五百字的短隼之作，从诸家别集中录出。评语除明清人别集外，主要采自各种明文选本；无前人评语，则以按语形式略加评介。读者若要了解材料来源及版本情况，可见书后参考书目。注释于词语力求简明，对有关人物、名胜、典故、本事，间有考证引述，以俾阅读。此书经始于八十年代初，迄今已有十载，中间屡经折腾，颇多艰辛。今幸而付梓，仍祈读者批评指正。

夏咸淳

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一九九四年八月

目 录

前 言

宋 濂

- 送会稽金生序 [2] 记李歌 [3] 书斗
鱼 [5] 跋黄鲁直书 [6] 栾氏 [7]
琴喻 [9]

刘 基

- 松风阁记 [12] 活水源记 [13] 东陵侯 [15]
卖柑者言 [17]

方孝孺

- 题观鹅图 [20] 里社祈晴文 [21] 越
巫 [22] 郑生祐哀辞引 [24]

薛 瑄

- 车窗记 [27] 猫说 [29] 游龙门记 [30]

沈 周

- 听蕉记 [34] 记雪月之观 [35]

陆 容

- 阿留传 [38] 活鱼论 [40]

李东阳

- 医戒 [43] 移树说 [44] 祭学士柯先生
文 [46]

祝允明

爱梅述 [50]

画鱼记 [52]

谯楼鼓声

记 [54]

唐寅

中州览胜序 [56]

爱溪记 [59]

文徵明

游洞庭东山诗序 [61]

题希圣手稿 [63]

王守仁

书东斋风雨卷后 [66]

君子亭记 [67]

李梦阳

题史痴江山雪图后 [72]

钓台亭碑 [73]

何景明

进舟赋序 [77]

臂盗 [79]

杨慎

云局记 [81]

滇候记序 [83]

跋赵文敏公书

巫山词 [86]

李开先

题高秋怅离卷 [88]

后知轩记 [91]

吴承恩

序伎赠写真李山人 [95]

范宽溪山霁雪图跋 [97]

何良俊

貽华亭诸亲友诗序 [99]

题书画铭心录后 [102]

归有光

项思尧文集序 [105]

项脊轩志 [107]

畏垒

亭记 [109]

思子亭记 [111]

寒花葬

志 [113]

女二二圻志 [114]

祭外姑

文 [115]

唐顺之

右编序 [118]

书秦风蒹葭三章后 [119]

跋

异僧书心经碑后 [121]

陆树声

嘉树林小序 [125] 苦竹记 [126] 土槎
记 [128] 题顾汝和买菊记后 [129]

徐 渭

抄小集自序 [132] 张母八十序 [133] 赠吴
宣府序 [135] 酬字堂记 [138] 豁然堂
记 [139] 书草玄堂稿后 [141] 启诸南明侍
郎 [142]

宗 臣

报刘一丈书 [144] 登平远台记 [147]

张居正

玄海子著书评 [152] 游衡岳后记 [154]

王世贞

海游记 [158] 书鸡鹤事 [160]

李 贽

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[164] 读书乐引 [166]
书司马相如传后 [168] 思旧赋 [170]

焦 竑

题谢康乐集后 [172] 史痴 [175]

屠 隆

观灯百咏序 [178] 人臣体国 [180] 在京与
友人 [181] 盆玩 [182]

王士性

游武林山六记序 [187] 大理 [190]

汤显祖

牡丹亭记题词 [193] 溪上落花诗题词 [194]
合奇序 [197] 平昌送何东白诗序 [198]

答王宇泰 [200]

答钱受之太史 [201]

邹迪光

赠新安洪生序 [203]

瘞古志石文 [206]

胡应麟

跋陈道复水墨牡丹真迹 [210]

跋阎次平江潮

图 [212]

张大复

济上看月记 [215]

别水仙花说 [216]

画 [218]

江盈科

锦帆集序 [220]

百六诗引 [223]

笑林

引 [224]

桃花洞天草引 [227]

小漆园

记 [229]

两君子亭记 [231]

鼠技虎

名 [233]

催科 [235]

潘之恒

苏舌师 [238]

舞媚娘 [239]

汤嘉宾太

史 [241]

董其昌

樾馆诗选序 [245]

顾仲方山水歌引 [247]

黄汝亨

玉版居记 [251]

复吴用修 [253]

谢肇淛

京邸与人书 [255]

秦士 [257]

陈继儒

王季重游唤序 [260]

赠御医何承云序 [261]

花史题词 [263]

题李长蘅西湖梦游图 [265]

答徐霞客 [267]

袁宗道